

乡村的木门

□ 别世禹

一个人,是有根的。

一扇木质的门,和人绑在一起,它的根在乡村,守着泥土之上的清风明月。乡下人,是在一扇门的关闭之间,把生活写进大地的史书里。

门,是乡村的旗帜,保持草木的本色。一扇木质的门,耐用结实,沾满乡村人性格的简约。它的身上,有着岁月陈旧的气息,有着与人一样的贫寒血统。风一起,一线风盘旋着掀开虚掩的门,来不及将两扇门扣紧的门闩,便被风咬了几口。有些风冲动地钻到门底部的转轴处,沉不住气的门发出一阵“簌簌”的破风声。

那些年,刀耕火种的乡村人,习惯围坐在灶台旁,一张张脸被炉火照得通红,他们你一言我一语,闲拉着张家儿女的不孝,李家媳妇添了孩子,地里的庄稼长势丰茂,像同朝议事一样煞是热闹。最后,一桌饭菜摆好,各自拿起碗筷,两扇门把人与物隔开,成为天地间独立的王国,与外界互不干扰。屋内一家人围坐吃饭时,一条出门的狗,正从庄稼地里回来,全身上下布满透湿的露珠。狗在人身旁蹭来蹭去,惹得人佯装愠怒地呵斥。一只猫也窜来窜去,频繁地发出“喵喵”的叫声。村庄简淡如烟,人与物,人与门相知相亲,丰盛无比。

木质的门,属于田园式的,经受世情的风雨,守护乡村一豆灯火的安详,只在年关,它们一更换上欢喜的颜色。一年一年,大红的春联都会如期将每扇木门粉饰一番,让它们短暂地焕发青春。于是,整个乡村的木门都像是上演一场场文化的盛典,都会出现一个“乡村文化人”留下的笔墨手迹。什么“年年顺景财源广,岁岁平安福寿

多”等等。也有讲究些的人家,到小镇买来门神秦琼、尉迟恭的画像贴上,用来驱邪避鬼,给予子孙后代一些庇护。门无非是把农人的愿景和智慧之光留在门上,让耀眼的红,传递日子的温度。

有些古朴的木门,一不小心,被贪食的虫子蛀了。几个顽童,就着树影滤过的阳光用一根草木急急地往蛀空的洞穴里捣,掉出的脂粉在光影里乱飞,弄得满手满脸都是。倘使谁的母亲一声急切地召唤,顽童们迅捷起身,怯怯地疯跑着冲向自家的木门。

村庄里每一户木质的门大抵如此,面貌雷同,格局相似。在乡村,每一个人都是流放者,每一个人都像熟悉土地一样熟悉自己的木门。每当夜幕垂落,月亮升起,一扇门关闭起来的时候,一盏灯随之亮了起来,不一会,屋子里多了一些温暖的微光。此刻,乡村安静极了,像进入唯美的原始画面里,门内的人在月光流淌的大地上酣然入梦。

乡村里,木质的味道总是如影随形。旧时年月,哪一户人家盖屋造房,必然会叫来一两个远近闻名的老木匠,他们用土得掉渣的工具,把一截上好木料细心锯开,用斧子劈,用凿子凿,用刨子刨,去掉一些肉身与灵魂多余的部分,纯手工顺着木料的纹理打磨,悉心素描出主人需要的模样。一扇门制作好,连同屋子一起在乡土大地存档,展示一个时代乡村人家的繁华盛世。

一个人面对与人类休戚相关的木门,似乎在饱满的生活深处,与陶潜、与范成大、与嵇康频繁地对话。

有时,也听到一些人心不古的声音。一户富足人家和古旧的木门出现疏离,门静静地品味内心的沉重与孤独,它的底韵还没有

完全腐烂,就传过一阵刺耳的撕裂声。这声音,像几个中年妇人语速极快地骂架,又像村东边一个古稀嫖夫气喘一样,低沉,暗哑,绵长。那户人家看着有些皴裂衰败的门,总觉得有些拙笨,有些碍眼,一狠心,把成色尚好的木门一把拆下,换成了铁质的烤漆大门。接着,整个村庄和木质的门结下了梁子,弥漫出硝烟的战火,门成了一个遗弃的词,逐一被破坏,被毁损,被置换个干净。

有一个成语,叫“见异思迁”,意思是说用情不专,意志不坚定,这是对一个人人性的真实写照。面对被功利虚荣心和面子观念污染的人拆掉的木质大门,我从它哀鸿遍野的身上读出了它的沧海桑田,读出了木质的门在绵延千年的岁月里保持的恒久地位,由衷感叹世事的无常。一介农人,在泥土大地与一扇木质的门,构成乡村最具人间烟火的气息。如今,它从大地的母体里脱落。目睹一扇行将毁灭的木质的门,恍如闻到丝丝死亡的哀音。

乡村的木门承载着乡土大地的文化和历史,弥久的清香被一群薄情寡义的人舍弃,让它无奈地游离于村庄之外,或者被劈成凌乱的柴薪,别无选择地在烟熏火燎的灶膛里燃烧焚毁。这是农人与木质的门的一次彻底告别,是现代文化与传统农耕文明一次直接的碰撞与决裂。

或许,乡村的木门只是误入过一个远古的村庄,它在历史长河里失去用武之地。一扇木质的门在一种轻视的目光里终结,最终和走散的人一样,入土为安。譬如,邻家那个每年按时在阳光下晾晒烟叶的老汉。譬如夜里睡在床上无端死去的伯母。他们现在只剩一块刻上名字的碑刻。

梵高非常喜欢向日葵,悉心创作了几幅流芳万世的《向日葵》油画。那些画,高贵,亮眼,有一股子黄金之气。人类信仰与最高标准的美学,安逸地存在世界顶级的博物馆。乡村的木门同样具备高贵,亮眼的气质,却过早体验到尘世的冷暖,最后不得不流离失所,不知所踪,成为一种需要考古的篆文。

当乡村的门成为铁质的天下,文人笔下的田园牧歌便隐匿不见。铁质的门,铁质的犁,铁质的收割机械,铁质的三轮车等等,把原始的耕种与生活模式无情地绞杀殆尽,传统的农耕文明在同样铁质一样的人心面前全面溃败,彻底沦陷。

在城市,每一个人住在坚硬冰冷的水泥围城内,有一扇同样冰冷坚硬的门,将他们与外界,与整个乡土大地隔离开。他们身上教条主义和攀比的成分多。他们鄙视乡野,厌倦一扇关不严实的木门,与它们彻底绝交。我却不一样,远行之后,每次回乡,目睹一扇稀缺的木质的门,我都恍如看到梵高笔下的一种美学符号,感觉一个人打开久锁的门,推门而入时,一院子的风里顷刻有了鲜活的温暖。

从乡村走出去的人,将乡愁的结打得很紧,最不争气的就是看到一件旧风物,几欲泪下,潜伏起的那份情感狂野地在内心乱窜。

喜欢乡村的木门,一定是和乡村相关的故人。周敦颐爱莲,陶渊明爱菊,苏东坡爱砚,我却独爱乡村的木门。或许,乡村的木门已经深入我的骨髓,我会一如既往地与一扇木门温故往事。

长江监利早酒

□ 吴 语

一滴水
来自遥远
他们说是雪域高原的乳汁
经巴渝山谷奔腾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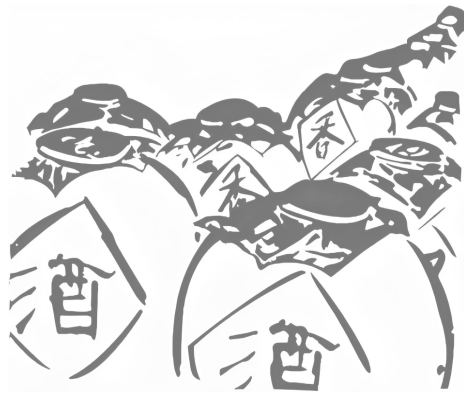
荆江九曲回肠
蜿蜒大堤如长城巍峨
迂回长江在监利流淌
划出一道优美的弧一弓堤

牛羊摇动尾巴在河坡吃草
小童们眼神直勾勾树上知了
老汉坐在树下吧啦旱烟
长江一直是源源不断——

监利港口
搬运工蚂蚁搬家
一条条扁担在船板上吱吱悠悠
砂石煤炭石灰水泥上坡
泥鳅鳊鱼稻米棉花麻丝下河
码头上热火朝天
多少劳工在这里挥汗如雨
滋养无数家庭生计

一杯酒一碟人间烟火氤氲
起初只是温饱
好日子是馒头面条管够
一整天干劲十足——

要什么作料
一只猪肺巴加一瓢水
满巷子和一村子香气弥漫
家里来客人了
肉香诱人不掩耳鼻
吃这个事碰见了就不要走了
客人也是主人
从家里到小酒馆
一杯朝阳还你三碗黄昏
声音干脆今天你的
明天我的谁也不缺不欠
监利早酒走起——



回首二十多年前,那一段与列车有关的往事

□ 郑天红

二十多年来,那段与列车有关的往事一直尘封在记忆深处,我不敢把它诉诸文字,因为撕开记忆的扉页,总会看到那里隐隐的伤痛。

清楚的记得,那年是香港回归,而我,却失恋了。和我相恋四年的女友去了广州一家电路板厂打工,我本想和她一同进厂,然而,得到的却是她叔叔一句淡淡的拒绝。也许,相恋四年来,女友的父母都不知我是何许人,而我也只有眼睁睁地望着心爱的女友坐上了武昌至广州的列车。伴随着火车那一声长鸣,也宣告了我们四年的恋情从此结束。于是,悲愤交加的我独自乘上了武昌开往河南商丘的列车,想去好友那儿寻求安慰。

列车承载着失意的我在豫东平原上飞驰,痛苦的泪水在心底默默地流淌,无人看见的心伤像烈焰一样在我的胸膛燃烧,灵魂似乎在呐喊:“列车啊,你给我爆炸吧,越惨烈越惬意,似乎只有用生命的终结才能化解我当时的苦痛!”

列车平安地到达河南商丘站。夜已很深,我才找到同学的家,一见到那位我要好的同学,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好友紧紧地抓住我的手,不停地安慰我……

在河南商丘的十五个日日夜夜里,眼前无时无刻不浮现和女友相识相恋的美好情景,思念的狂潮在心海泛滥,我痛苦得无法自拔。好友安慰我:“你女友不会变心的,你们四年的恋情肯定不会就此终结,也许她有难言之隐,你要理解她啊……”在好友的劝说下,我的心中似乎又燃起了希望的曙光。在经历了内心一次次痛苦的抉择后,我

决定用身上仅有的 150 元去广州面见女友。

在河南回武昌时,我没回家,一下火车,我就直奔售票厅用 120 元买了一张去广州的特快,是站票,似乎生死都不惧的我哪管站不站。当我踏上了那列武昌开往广州的列车时,独闯大城市的激情在我的内心澎湃。然而,列车上午夜送来的音乐却是台湾忧郁王子王杰的《为爱,梦一生》,“为了爱梦一生,这是疯狂还是缘分,爱你有多深,就是苍天捉弄我几分……”歌声如泣如诉,在我的耳畔反复地吟唱,歌声似乎就是我的心灵写照,上天似乎在用歌声安慰我。我倦缩在人来人往的厕所旁,煎熬着列车上的分分秒秒,身心极度地疲惫,但又不敢打盹,生怕睡去身上仅剩的 30 元钱就会不翼而飞,而让我无法找到女友。

第二天中午,列车驶进了广州站,在汹涌的人潮中,我左顾右盼,企图能望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可是,穿梭在我眼前的人流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那时手机还没普及,BB 机是通讯工具,我在站内给女友的叔叔打了很多电话,始终不见回机。那一刻,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做“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真正含义。已经一天一夜没有进食的我饥饿难当,但顽强的精神还在一直支撑着我坚持的信念,我一定要找到女友。

我身上仅有的二十元钱,就像是“读秒”一样。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停地拨,终于,她叔叔给我复机了,他要我乘公汽到暨南大学校门去,说他的同学会在校门前接我。此刻的我就像溺水者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苦苦地不放。在华灯初上的广州,我哪有心情欣赏城市夜景? 心急如焚的

我只盼望着快点见到那个来接我的人。

我徘徊在暨南大学校门前,多么希望有人前来问询,可是等到夜深都没有见到那个来接应我的人,我打她叔叔的电话又不见回应,我真的绝望了。

我独自一人行走在天河的马路上,面对着车流和高楼,夜风轻拂着我痛苦的脸庞,我就像一个茫然不知所措的孩子找不到回家的路,我在内心呐喊:上天啊,难道我真的该受此磨难吗? 天明之后,我一定要找到一份工作,不让她的叔叔小瞧,可是今夜何处能容纳流落街头的我呢?

我来到暨南大学保安亭说明了原因,两位好心的保安让我在保安亭过了一夜。那一夜,我躺进了黑色的梦魇,那一列火车承载着我所有的希望都幻灭了,我恨自己不该天真幼稚的犯下如此的冲动,此刻,这种际遇只有我独自一人咀嚼了。我的呐喊,我的无助,女友无从得知。暨南大学的那一夜我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怎样的精神状态度过的。

第二天清早,我乘公汽来到了火车站中介所,用 10 元钱找了一份工作,却被骗了,等我明白过来,别人却不理我了。我哭哭不得,最后身上只有 2 元钱了,我只好用这 2 元钱又来到了暨南大学门前,用身份证作抵押,给女友的叔叔打电话。终于,他说叫女友的同学给我送钱来,叫我回家老老实实地做点事,等女友稳定之后再说,后面的话我已经听不清……

傍晚的时候,女友的同学给我送来了 300 元钱,叫我回老家,她说外面进厂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自己安份地在家中

去做好自己的事吧,你女友暂时不见你,但她不会变心……我眼含热泪,哽咽得无法言语。

依稀记得,那是凌晨一点,火车一声长鸣,带着我无尽的失落和难以言说的苦痛,离开了广州这座城市。我在内心说:别了广州,你曾寄托着我绮丽的梦幻,也曾展现我追寻的理想,本以为能再见到亲爱的女友,诉说多日来的相思,可是两天来,我得到的却是无法言喻的心伤和可怖的梦魇!

那一年的列车记忆就这样深深地烙在了我的心上,以至于多年之后回首依然令人心悸。我以为从此再也不会和列车发生任何关系。谁知,峰回路转,我们的恋情后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也许上天被我的诚心感动,或许真爱真能打动人心? 我的行为终于赢得了女友父母的认可,在女友的努力下,她们也答应我们的婚事。

那是怎样的欣喜啊?! 在接女友回家结婚时,我们又是乘坐当年的那列特快,而心境却迥然有别,所有往日的苦痛和烦忧都被列车抛向了九霄。我们一路高歌,歌声随风飘扬,想起一年前的遭遇,我内心涌起一股泉涌般的感动——感谢那一列车,它既可以承载我山一样痛,它也可以给我带来海一样情! 如果把列车说成是我情缘的纽带,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它见证了 my 痛苦,也给我带来了希望。

一转眼,将近二十多年的时光早已消逝在人生的长河中。虽然多年再也没有乘坐那或快或慢的列车,但那些曾经在列车上遭受的心灵苦痛和精神的折磨,我终其一生,都无法忘怀!

公益广告

绿色生活 低碳出行

深化文明创建
争做文明市民

